

本 期 导 读 B18 新视角看“强女人”

B19 荷花玉兰

家庭周刊

本报副刊部主编 | 第 465 期 | 2013 年 6 月 14 日 星期五 责编:吴南瑶 视觉:叶 聆

B20 张莉娜
为机器猫“高烧”15 年不退



3 孩子在艰辛中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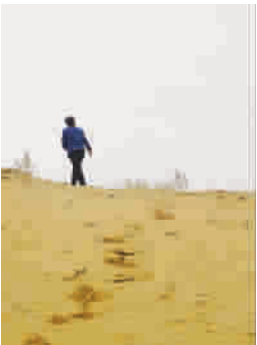
每年，殷玉珍的脸都会被风沙打得脱几层皮，手先是裂口子、出血，后来就结成了老茧。过度的劳累，使她落下一身零碎病，丈夫也患上了严重的肺炎、支气管炎。好多个夜晚，当殷玉珍在灯下为丈夫缝补衣服的时候，常常暗自落泪，她甚至有些后悔：一家人为种树付出了太多！

殷玉珍怀孕时，丈夫心疼她不让她再种树，殷玉珍好言说服了丈夫。殷玉珍怀孕 8 个月的一天，她背着树苗往沙丘上爬，突如其来的一阵大风把她掀下了沙丘，她从沙丘上往下滚，整个人也摔到沙堆里爬不起来，忽然阵痛袭来，儿子提前降临人世。殷玉珍捧着早产的儿子，百感交集。她为儿子取名国林，为的是纪念自己艰辛的种树的经历。殷玉珍怀上第二个儿子的时候，仍起早贪黑地忙碌着，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她重蹈上次的经历，又从沙丘上摔下，二儿子降生了，孩子娇嫩的肚皮已经被沙子磨得血淋淋。

殷玉珍又要种树，又要哺育孩子。殷玉珍把儿子放在筐子里，带到种树的地方，用大床单将筐子一蒙，也顾不上照顾孩子。风吹过来，掀起了床单，孩子的脸上、眼窝上、嘴里全是沙子。二儿子最终不幸夭折了，痛苦过后，殷玉珍心想，孩子既然没有了，就可以放心地种树了。她已经把种树看得和亲生骨肉同样重要了。

现在，殷玉珍每年植树的控制面积都在 3000 亩以上。当地许多农牧民学着她造林治沙，在乡亲们的努力下，目前毛乌素沙地的治理面积已经达到 60%。

殷玉珍指着四周已爆出嫩芽的大片沙柳笑盈盈地说：“你看，现在哪还有明沙？全绿了！刮大风时只听见呜呜响，但不起沙子了。”她突然笑着指着一株沙柳说：



“你看这林子里的虫虫牛牛长得圆圆儿的、肥肥儿的，如果没这些树，它们吃甚呀！刚开始那些年在沙窝里种树真孤单呢，连只雀儿也难见到，现在给我做伴儿的多了，狐狸呀，野兔呀，山鸡呀，喜鹊呀，多了！”

过去牛蹄子扎进沙子里就拔不出来的井背塘如今已被殷玉珍夫妻改造成了瓜果飘香、六畜兴旺的风水宝地。300 多亩水浇地，绿油油的樟子松苗圃，大片大片的果园……殷玉珍家的年收入几年前就已达到了十几万元。当年她结婚的窑子已经变成了一座漂亮的两层楼房。“哎呀，夏天坐在树荫下，吃上自己种的西瓜、甜玉米，真香啊！”望着自己种下的果树，殷玉珍满足又有些遗憾地说：“可惜实在太忙，顾不上吃！”

今天，要想见到殷玉珍不那么容易，她是乡里、旗里、市里、甚至内蒙古自治区的一张名片，无论是全国劳模，还是农场当家人，一切都是这个坚毅的女人所应得的。但是，对她来说，一切的重心仍然没有改变，还是种树。



走进内蒙

古乌审旗，走进毛乌素

沙漠腹地，一片绿洲出现。置身其间，如同走进世外桃源。这片

绿洲女主人的名字对多数人来说耳熟能详——殷玉珍。从当年自家门前仅有的 1 棵树，到如今坐拥 7 万余亩“碧波”，

殷玉珍和她的家人用 27 年苦行僧般的劳动，在毛乌素沙漠腹地画了一个绿色的圈。

2 舍命创造生态奇迹

1986 年春的一天，殷玉珍望着水井边唯一的一棵杨树泛了绿，眼睛突然一亮：一棵树能活，不就证明沙窝里也能种树吗？殷玉珍说服了丈夫和二叔，开始挖渠改造沙地，经过几个月的奋战，一条 4000 米长的水渠展现在眼前。谁知一场大风过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修起来的水渠消失了。

当时殷玉珍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只羊和一个羊羔子。1986 年的秋天，她用一只羊，从老家陕西换回了 600 棵树苗，种在了房前屋后，从此她每天给小树苗浇水、松土、细心照料，期望这些树苗能够快些发芽。当漫长的冬季过去，春风徐徐吹来时，殷玉珍发现，栽下的小树苗吐出了绿芽，600 棵树苗活了 100 多棵。她和丈夫高兴得几夜合不上眼，他们从那细嫩枝条上看到了希望。

买树苗需要钱，殷玉珍的丈夫到外面打工，掏粪、干农活，他不要工钱只要树苗，挣到了树苗就赶紧背回家栽上。可是靠打工挣回的树苗实在是太少了，殷玉珍想办法从娘家借来了三百元人民币，养了几头猪，把挣来的钱也用在买了树苗上。

1989 年，殷玉珍一家的好运来了。丈夫在尔林川打工的时候，听说村大院里堆了好多树苗没人要。原来，当时政府号召大家植树，还下拨了 5 万株树苗，可是植树带不来直接的经济效益，没人愿意干这活儿。殷玉珍和丈夫乐坏了，他们借了 3 头牛，一连 10 多天，每天凌晨 3 点钟就从家里出发赶去拉树苗。返回途中遇上狂风，殷玉珍和丈夫就抓着牛尾巴，一步步在沙海里艰难挪动，翻过一道道沙梁，大风一次次把树苗刮到坡底，她哭着鼻子一次次重新抬上牛背。回到家已经是下午了，夫妻俩累得都不想动弹了，可是树苗不当天栽上就会枯萎，于是他们连饭都顾不上吃，喝水水继续干活儿……

夏天的太阳像火球一样，晒得人脸红肩肿。殷玉珍的双脚被沙子烫出了水泡，穿上鞋磨得疼，不穿鞋烫得疼，没办法只好用塑料薄膜包住脚干活儿。中午吃东西想找处背风的地方都难，有时刚熬好米汤没等喝，一阵风过来吹翻了锅。

一个女人在沙海中造就的奇迹

◆ 王成

1 嫁到沙漠里的女人

殷玉珍和我们在电视中看到的形象反差大极了：原来黑瘦的脸现在已经变得红润，衣服也是崭新的。手里还拿着一个名牌手机，不时接听外界打来的电话。我们在殷玉珍家的炕头上坐定，吃着沙漠里种的甜瓜，一路的车马劳累很快消失了。这时，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怯生生地从门外闪了进来，殷玉珍介绍说：这是我们家掌柜的老白。老白不善言谈，说得最多的两个字就是：吃瓜。

殷玉珍的老家在陕西省靖边县。质朴的民风孕育了她质朴的性格，她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好姑娘，她模样长得俊，会做衣服会做菜，最拿手的是那一口陕北小曲，惹得多少小伙子围在她家门口转悠。家里来说媒的人几乎踏破门槛。大家都以为金凤凰肯定要拣高枝儿栖，可谁也没想到她竟嫁到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中去了，而且，婚事的介绍人竟是她的父亲！

1983 年春天某日，殷玉珍的父亲赶着一群牛一走便到了十几里地之外的井背塘，有牛吃的草就是不见人影，忽然看见了一个地窖洞口，那是住人的吗？寻思间，从洞口里出来一个老人——白万祥的父亲。西北大漠空旷而荒凉，认识一个陌生人不容易，两人一来二去成了好朋友。白万祥人也端正勤劳，就是不爱说话，或者说多少年来跟谁说话啊？白万祥的父亲跟殷玉珍的父亲多次说起想给孩子找个好媳妇，“可是这地窖太寒酸了，穷啊！”殷玉珍的父亲性格豪爽讲义气，那一天一拍胸脯说：“怎么找不到媳妇？现成的，我家老五，给！”这“我家老五”就是殷玉珍。

一杯油酒，殷玉珍就这样被父亲许配给了白万祥。几件衣服、一个木柜子就是殷玉珍的全部嫁妆。一头土灰马驮着一个 19 岁的姑娘，一步步走到了沙漠深处的乌审旗河南乡尔林川村这个叫井背塘的地方。

毛乌素沙漠位于内蒙古西部和陕西北部交界，大约为 25000 多平方公里。在这片沙漠中，一孔地窖子就是她的新家！低矮的房间根本不容一个人直着进入，必须猫着腰低着头钻进去，房间里的炕比单人床还窄，躺下时半截身子悬空。白万祥看着新媳妇，幸福地傻笑着，殷玉珍却一点笑不出来，面对眼前这个破落的家，她全然失去了主意，心中只有无助和酸楚。

除了丈夫和病弱的二叔，再也接触不到别的人，40 多天过去了，殷玉珍几乎丧失了说话的能力。更可怕的是风沙对生存的威胁。铺天盖地的黄沙随时都有把小屋吞噬的危险。风一停，一家人便赶快用铁锨把门口的沙一点一点挪开，这样的情景几乎天天遇到。沙棉蓬、沙蓬子、沙米、沙盖是主要下炊之物。丈夫从靖边县捡回来的死猪、死羊，竟是全家的一顿美味，剥下的皮子还要做皮袄穿。